

新疆篇

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净。

爱一株植物，就是爱这大千世界。

植物记

PLANTS

安歌◎著



SEU 2631135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植物记:新疆篇/安歌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86-3419-7

I. ①植… II. ①安… III. ①植物—介绍—新疆 IV. Q94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8315号

植物记:新疆篇

著 者:安歌

摄 影:安歌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5

字 数:137千字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419-7/G.828

定 价: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2631135

Q948. 52

12

篇

植物记

P
L
A
N
T
S

安歌◎著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单翼天使蒲公英	——	005
石榴裙	——	011
迷雾情人黑种草	——	017
烟雾的田野	——	023
孜然飘香	——	029
杏儿，杏儿	——	035
葡萄的首都	——	041
沙枣花香天地间	——	055
樱桃红了	——	061
哈密瓜之梦	——	067
红姑娘	——	073
做粒阿月浑子	——	079
野沙棘的特克斯河	——	085
向日葵	——	091
苜蓿地	——	097
让你回到童年的胡麻	——	103
啤酒花儿	——	109
麦垄黄轻	——	115
颜色红蓝	——	121
油菜花黄	——	127
名叫快乐的梨	——	133
眉毛上的乌斯蔓草	——	139
玫瑰传奇	——	145
薰衣草有草	——	153



伊犁翠雀花	——	159
马蔺花蓝	——	165
波斯菊开	——	173
毛茛花黄	——	181
我的胡杨	——	187
芦苇风	——	193
蓼影流溪	——	199
蓟花飞扬	——	205

亭亭白桦	——	211
白杨之心	——	217
雪莲花	——	223
我的大麻地	——	229
草乌紫蓝	——	237
牛蒡之城	——	243
燃烧的火炬树	——	249
云杉之瀑	——	255

风滚草	——	263
荨麻火焰	——	271
野有红柳	——	277
罌粟流绢	——	285
海娜花	——	293
罗布麻	——	299



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蒲公英 单翼天使

1851年5月24日早晨，亨利·戴维·梭罗迎来了他“最为神圣和难忘的生命时刻”——一个普通的早晨。梭罗说：“我许多次醒来时都被一种气氛围绕着，仿佛我不再记得的梦是神圣的，仿佛我的心灵曾旅行到它的故土，在重新进入它原来的躯体时，向四周弥漫开天国的芳香……”我在睡前翻看到这一节，临睡的蒙眬里展开了梭罗的田野：瓦尔登与康科德在他一天比一天远的漫步里，扩展着令人鼓舞的视野，渐渐地没有边际，却有一颗毛茸茸的蒲公英种子，在漫山遍野摇曳着、摇曳着……它摇曳出扎实的大地和颤抖的天空，渐渐地充满天国的芳香：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
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
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飞翔，飞翔……

蒲公英，菊科植物，别名黄花地丁、婆婆丁、奶汁草、苦菜、满地金等。看它的名字，我们不难想见小小蒲公英的英姿，它在举国上下遍地播撒着它黄色的“钉子”，似乎是它们克制了大地的飞翔。

和大多异花授粉的植物不同，蒲公英是自体受精的，而且它的绝妙还在于：蒲公英的自体受精往往不需要雄性的合作就能完成。这种类型的种子只从母方复制基因，植物学家本哈特把植物的这种不完全无配生殖称为“处女生子”——可见并非只有人类能够处女生子，完成基督的“纯洁拯救”；同样纯洁完全的，还有大自然本身——把这种“处女生子”说成“不完全无配生殖”，是因为这类植物中的一些还是需要雄性花粉的，但它们需要这些花粉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子房发育，而非受精。另一方面，蒲公英的“独身”并非情不得已，它会制造花粉，也会吸引昆虫，可这只是它的备用方案：它顶端的1%的种子，是异花传粉的结果。据说这也是为了在多变的世界里，更保险地

产生出多样的子代的缘故，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选择。

由此看来，“结婚还是独身”并不单是人类的问题，植物们对此大约也是各执一词。区别就在于，植物们并不为此争论——植物都是行动派，它们不像人类那样需要夸夸其谈、喋喋不休的“云彩”。对人类来说，这“云彩”几乎像呼吸一样不可缺少；而植物们能看懂天空上星星聚集的谜语，并对每一股风、每一只飞来的昆虫心领神会。或者正因为如此，蒲公英降落伞般的种子才会“称心得像一个外出旅游的神”——蒲公英有极强盛的生命力，只单独一种，就可以成功反驳“植物单性生殖势必脆弱”的论调。

蒲公英种子是由花茎顶端的头状花序发育而成的，种子成熟后，它顶部就会长出美丽的羽毛状头饰。这种美丽的装置构思的根本是：把自己的基因送到更远更高更好的地方去——蒲公英的子女们天生适合飞翔，哪怕是最轻微的一阵“微风的波尔卡”，也会让它情不自禁掀起头饰，像那个永恒的少女般：

会为了爱情，到天涯海角
会跟随坏人，永不变心。

在不追随爱情的时候，蒲公英也愿意“屈尊微笑”，和人类配合。关于蒲公英的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有记载：“女人乳痈肿，水煮汁饮及封之，立消。解食毒，散滞气，化热毒，消恶肿、结核，疗肿，乌须发，壮筋骨。白汁涂恶刺、狐尿刺疮，即愈。”

除李时珍外，现代医学也已研究证实蒲公英的根中含有蒲公英甾醇、蒲公英赛醇、蒲公英苦素及咖啡酸、蔗糖、葡萄糖、果胶；全草含蒲公英甾醇、天冬酰胺、苦味质、皂甙、树脂、菊糖、果胶、胆碱；花含毛茛黄素、维生素B²等——这一切让蒲公英成为一味珍贵的中草药：性味甘、苦、寒，具有清热解毒、消痈散结、消炎、凉血、利尿、利胆、轻泻、健胃、防癌等功能。其验方已从广泛流传的民间转到了医书和报刊上。

蒲公英还是营养价值较高的蔬菜新品种。现已有人工栽培。在维吾尔族人的食谱中，有一道菜是蒲公英拌韭菜，其作用是壮阳兼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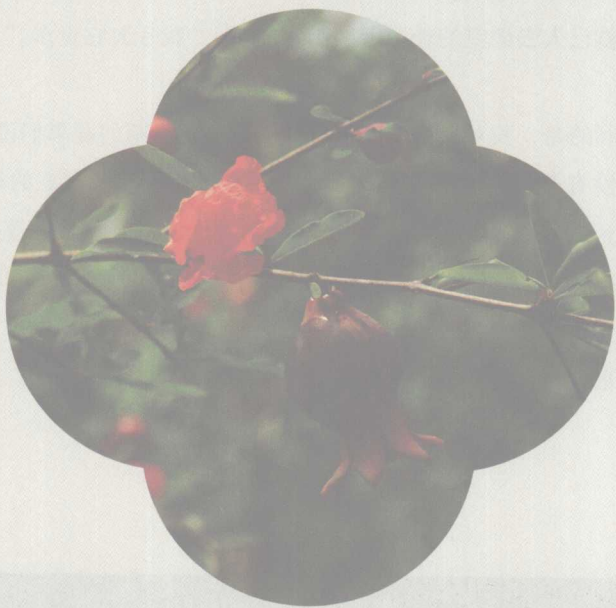
当然，蒲公英更多的时间是在大地和天空上的。这个外出旅游的神，无论是被村民在几内亚棕榈树下估价为一根长矛，还是在小亚细亚的大地上被列入纳税人的名册，又或者被据说已崛起的中国高尔夫球场宣布为“暴民”，它都无动于衷，继续着它的飞翔、生长、盛开和继续飞翔。甚至从不考虑它为人类做“吃物”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念及此，我便成了《查令十字街84号》里的女主角海莲，

隔着30年关爱的尘烟，望着为她源源不断提供图书的方向，望着那个听任她指手画脚却永远温和如饴的英国绅士，望着她还未能涉足谋面、就已人去楼空的查令十字街84号说：“我亏欠它良多。”

不同的是，我对蒲公英和碗碟里其他源源不断的蔬果们说的“亏欠”里没有悲伤，或者因为这“亏欠”里，没有人去街空的街道吧；又或者因为，在此刻春天的田野里，那个手上系着蒲公英茎串成的手链，嘟着嘴唇，把蒲公英的种子吹向天空的小女孩，也是我。

我也曾是它的播种者。





石 榴

Punica granatum

石榴裙

南疆喀什巴扎，是从一口现榨的石榴汁中突现的。当石榴汁鲜红的颜色和甜酸清丽的滋味浸过我的唇齿、舌尖、咽喉，到达无边黑暗的肺腑，再抬眼，阳光已重新布置了街道：左边是卖高粱扫把的妇人头巾的深褐，她面前扫把上高粱微微的红晕；右边是卖乌斯蔓草的红衣少女和她街头青春的迷惘；身后是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汉子，他用力时手臂上肌肉隆起，转头看他时，他眼里有笑意相对，那街头传达莫名笑意的眼睛还留有石榴花的颜色……

第一朵花是何时抓住这个世界的，它经过了怎样的努力和挣扎才得以绽放，并最终决定把自己变成大地朝向天空的无邪笑脸？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出生，就已经置身于鲜花盛开的田野，就在“流奶与蜜”之地，有时候，我们对此浑然不觉，但花儿似乎也并无意

见，石榴大约并不在意我们把它分归为被子类植物吧。

开花植物又称为被子植物（angiosperm），被子植物厚而密实的心皮可以像瓶子一样保护发育中的种子，所谓心皮，就是我们吃的果实部分。花朵和心皮的出现，构成植物演化史上开天辟地的一章，这是母性的大胜利。这胜利的前提条件是开花，继而是改变世界。

艾斯利在其1972年写的著名文章《花如何改变世界》中说道，开花植物提供给小型哺乳动物新的高能食品：花蜜、花粉、种子、果实。这些食物都经过浓缩，能提供给哺乳类动物扩张和繁衍的能量。禾草类植物长出花后，平原上就会遍布吃草的动物。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到齐后，很快就会窜出一只多毛的掠食者。百万年后，在平原和树林交界处，会有一种好奇心特别旺盛的哺乳类动物挺直而立、盯着前方，手中抓根棍子……小小的一片花瓣，使人类得以称霸。

作为艾斯利所说的“好奇心特别旺盛的哺乳类动物”的后代，我们大多时候已放下手中那根棍子。在我们挺直而立、盯着前方的时候，或者会握着一枚石榴，经过石榴原产地伊朗和阿富汗中亚地区，到麦加听取穆罕默德的训导：“吃一吃石榴吧，它可以使身体涤除嫉恶和憎恨。”也许我们还能在5~7月石榴花开时，把它的颜色染在中国唐朝的裙子上，招引嫉妒：“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或者也会在盛产石榴的喀什、和田六七世纪的火红的石榴花下，拿

出从娘家带来的一枚石榴出嫁，在嫁礼上，把石榴砸在地上，数数从里面蹦出多少石榴籽儿，卜算出将来的儿女数量，微笑面对。8~9月石榴成熟时的天气，也是石榴喜欢的：晴朗、温暖。这石榴可是珀耳塞福涅手中的那只呢？

当然，我并非想说我此刻就在古希腊，并成了吃了石榴忘了前世今生的珀耳塞福涅。我想说，有时候，景色真的就在我身边：如果你仔细品尝一块烤饅，一直咬出麦香和烤它的柴草气息；或者你置身街头，被一阵突然充满街道的烤肉香味挡住；有时候，它就



是你喝下的石榴汁……当然，唇触石榴时，也可能是黯夜已上枯藤，画中的古希腊女子郁悒的脸庞已被迷惘守卫，袍袖幽蓝中，一枚火红的石榴在纤指间闪光。可供画此画的巴塞斯在旁边写下“悲伤的果子，一旦品尝，禁锢我终生”——这就是珀耳塞福涅。在希腊神话里，她是谷物女神得墨忒耳的女儿，在一次地中海海滨的嬉戏中，邂逅了冥王哈得斯，冥王为其美艳所倾倒，给她吃了一枚希腊传说中的“忘忧果”——石榴，于是她忘记了自己的身世，成了冥府王后。可怜的谷物女神因想念女儿，荒废了对大地的管理，因此五谷凋零、长冬肆虐、民不聊生。于是宙斯只好出来调停，让珀耳塞福涅每年回人间一次，得见其母。母女重逢之际，大地回春。于是南北朝诗人何思微就可以“南苑逢美人”：“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元代的刘铉也可在“乌夜啼”时看望女子裙裾：“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暮雨急，晓霞湿，绿玲珑，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最强烈的一瞥当然来自盛唐，来自无名氏：“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①

石榴花发街欲焚的街色里，我所敬仰的西蒙娜·薇依^②拉着珀耳塞福涅的手，与她手间的石榴一起穿行而过：灵魂爱美的天赋倾向，是上帝经常使用的手段，以使灵魂迎着上天的气息敞开。珀耳塞福涅正是中了这个圈套。水仙花的香气使苍天和波涛滚滚的大海欣喜微笑。这位可怜的姑娘刚伸出手去就被抓住了。

花儿把自己弄得如此美丽的目的因此就达到了吗？这个问题，

也许你能在本书其他章节里找到答案——我不能在一朵石榴花面前喋喋不休，我还得给自己留点儿时间去染我的石榴裙，无论是否有人拜倒其下；也许，你在咬开一枚石榴，汁水在齿间迸裂时，眼里风吹草动，就有了突然了悟；也有可能你和我一样，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它。但是没关系，如果速度太快，容不下我们的眼睛静观石榴花的世界，我们的身体自会理解石榴，它们之间的默然相知，正如我们的身体和谷物、蔬菜的握手言欢，在我们不知晓处，为我们运转出石榴裙下的世界。

这个石榴裙下的世界当然也包括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的桃金娘科植物番石榴，它与石榴虽然名字相近，却并无亲戚关系，果实形状也大相径庭。番石榴别名芭乐、番桃，果实呈梨形或圆球形，表面是白绿色、黄色或粉红色，中心部分含有大量坚硬的小核。而我们此篇讲的表皮艳红的石榴是石榴科石榴属，别名“安石榴”的石榴。

① 一说此诗为明代蒋一葵所著《燕京五月歌》。——编者注

② 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20 世纪杰出的女性神学家，著有《在期待之中》一书。